

承言

道德理论践行研究中心月报

二〇二六年五月十日

第二十三期

《承言》目录

每月十号出版

霍学研究：许志毅（会长）

唐学研究：陈健恩（副会长）

研究方向：.....	1
霍学研究：霍师的教化哲学——相应之意义：引导反省与开发（十四）.....	2
唐学研究：老子言道之六义.....	4

霍学：研究方向

- 霍师之思想，通透灵活、敏锐深刻，常常能在电光火石之间给学生当头棒喝。此有赖霍师思想中“化繁为简”之能力。
- 此“化繁为简”之能力，落入于教化之上，使人能一方面根于理论、根于经验，但另一方面又能超越理论、超越经验之框框而有新的创造。
- 我们将通过霍师之教学个案，呈现霍师之教化哲学以及其思维能力，从中展示霍师对于唐君毅先生学问之继承与开新。

许志毅会长

唐学：研究方向

- 一般研究唐先生的学者，以其序言的结论为核心，但文章内的心路历程，才对实践障碍，有提点的作用。
- 另外，他们把义理，分类列点，成为架构。但从实践上，如何开始？如何继续？则难解答。要活化义理，把架构变成动态，必须说明次序与因由，才对实践步骤，有指引的作用。
- 再者，唐先生必依中国传统哲学，即以人生之事为起点。人生之事，即生而为人，知有父母，有家庭成员等。再记为知识，才能在生活以外，作纯粹思考。所以人生之事，首先并非知识，而是感受：内心的苦与乐、精神的升与降、理想的显或隐、得失的喜与哀，甚至一念之过位或复位。这一切，都是生命中的“承担者”与“承继者”，在人生之事上，所必经历的心路历程。

陈健恩副会长

霍学研究：霍师的教化哲学——相应之意义：引导反省与开发（十四）

许志毅

上文提到，人有情绪，需加以化解。从西方心理学的立场而言，认为应顺从自我的要求，使其得到满足；从佛教立场来看，则需消解此一自我。佛教系从生命成长的层次探讨情绪化解之道与实践；而心理学的立场，则主要从生命本能欲望需求的层次展开论述与处理。其后，文中亦提及「一念的哲学」，指出人的念头会「住相」，进而导致思想与真实不符，滋生烦恼与情绪。

从东方的立场而言，以心理学的方式处理情绪问题，的确会有一些具体效果，可是因为欠缺生命成长之义，且不断满足自我，如此便会让自我无限膨胀。人的自我不断膨胀会有什么问题？

我们先回到该位学生的处境，他在面对下属投诉、埋怨时，心中其实存有一个念头，认为「下属的投诉很难处理，令人烦扰，不愿面对」，并由此生出「算了，还是由我来补位吧」的念头。若依照心理学的方式处理，该位学生可采取较为简便的途径，即透过「满足自我」的方式解决，具体不外乎以下几种做法：

- 一、离职：另觅新的工作环境，避开现在的困境。
- 二、调整机制：制定相关规矩，下属投诉时依规处理；其原则在于衡量投诉是否合理，工作方面则可采取员工共同分担的方式，避免最终所有工作皆由上级承担。
- 三、纪律处分：若员工提出无理投诉，甚至闹情绪，上级可依据规章制度处置该员工。
- 四、增聘员工：增加人手以分担工作负荷，以免员工因此而产生不满。

各位不难发现，这些方式皆未触及生命成长的核心问题，亦无法深入主体的内在层面。若从前文所述的佛教立场出发，则可看出，该位学生在面对下属投诉、埋怨，并产生「下属的投诉颇难处理，令人烦扰，不愿面对」的念头时，内心其实蕴含着「畏惧、不愿面对」的情绪。从自我的立场而言，这意味着该位学生将自身自我与员工割裂、对立起来。或许有人会质疑，该位学生与员工系两个独立的个体，本就相互分离、对立。事实上，这是一种与真实不符的看法。在现实层面，各个个体确实是独立、分散的，彼此看似毫无关联；倘若人的思想仅停留在这种表面状态，便会形成「自我与世界割裂对立」的格局。然而，该位学生身为上级，在思想、精神乃至行动层面，与其下属本就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仅是彼此的分位不同而已。因此，在行动上会有「分工」，但更强调「合作」；而这种分工合作，不仅限于事务层面，更包含彼此之间的关心、爱护、扶持与共同成长之情。惜的是，若该位学生被「畏惧、不愿

念情绪所困扰，便无法看清整体的真实状况，进而陷入「自我与世界割裂对立」的格局，最终做出与真实不符的行为。而与真实不符的行为，本就不合理，必然会引发不良后果。回应前文所问：「人的自我不断膨胀会有什么问题？」人的生命主体，在存在上本来与世界处于一个整体的状态，相互关联，只是各有不同的状态、不同的分位，在现实上有不同的表现。如果人的自我不断膨胀，最终便会严重地陷入狭隘的自我世界，最简单来说，就是陷入自身局限的思想世界、情绪与欲望之中，以自我为中心去衡量世界、判断世界、要求世界，而后采取行动，如此便会变成盲目乱动，与世界的整体分离。现实中便是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你不要管我，我也不愿管你，人人皆陷入一种绝对的封闭状态之中，岂不可悲？

从「一念住相」的角度来看，该位学生正是在「不知不觉」中，将思想执着于下属的投诉与埋怨，执着于「畏惧、不愿面对」的情绪之上。从承担的角度而言，他在畏惧、不愿面对的情绪驱使下，忘却了自身的本分——他身为领袖，本应发挥带领下属、扶持下属成长、引导下属配合整体行动的作用，而非反过来迁就下属，破坏整体的运作秩序。

进一步而言，该位学生在这种「自我与世界割裂对立」的格局下，长期委屈地为下属补位，最终必然会陷入无助、孤独、不被理解的困境。然而，如此困境，其实是他自己的局限所搞出来的！事实上，他在遇见霍师之时，已然处于此种状态。在儒家思想中，教导我们要「反求诸己」，要真诚面对自己，看清「一切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，一切问题皆源于自身」的真相，认识到自身的不足、过失与局限。而后，以谦虚的态度学习，认真改正过错，从事务处理、人际相处，到明晰自身分位、领悟自身使命、通晓人生道理，转化自己。这其中蕴含着学习、行动、反省与体会的过程，唯有如此，生命才能逐步成长，为人处事才能日臻完善，自身缺点才能得以转化，情绪也才能自然化解。因此，霍师常说：「人生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成长自己的生命。」

多年前，我与该位学生结识，目睹他从懵懂无知的状态，逐渐坚定地跟随霍师学习；见他对自己要求严格、真诚改过、勇于行动且善于反省。如今再次与他详谈，看到他的巨大进步，我深切体会到霍师教法的深奥不凡。一句「工作与读书是不同层次的，是没有矛盾的」，其中蕴藏着深厚的智慧，唯有作为学生者善于学习、善于反省领悟，方能体会其中真谛。（未完，下一期总结）

唐学研究：老子言道之六义

陈健恩

老子言道有不同的层次，第一义，就是“**道体**”。

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”

“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”

见道方法

老子形容此层次之道，称为“**有物混成**”之道，所谓天地之始，万物之母。

但我们要问，老子提出这个道，是否如西方科学家，如说地球的存在是源于宇宙大爆炸，纯粹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？

或者，是否如西方宗教哲学家，如一切事物发生都有前因，前因亦有其前因，最早的前因，就停在上帝，不能再问，纯粹是一种无条件信仰的教条？

那么，在老子的书中，有何理性的根据？

然而，在老子的书中，又确实没有任何的论证，反而经常说“**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**”、“**道隐无名**”、“**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**”、“**道可道，非常道**”，背后意思，就是要人停止作理论上的追问。

那么，不是科学理论的假设，又不是宗教哲学的信仰，但老子能知道有此形而上的道体，为一的可能（依唐先生之意），就只能是依靠**老子的直觉**。

- 老子，有这种直觉能力，及后来学老子的也有这种直觉能力，首先，必然是基于拥有，老子自身的心境与人格状态。
- 老子，拥有这种心境与人格状态，及后来学老子的也有这种状态，都必然是基于实践，老子自身的修养工夫。

于此，可先说明，老子说道的第二义，就是描述修道者的心境与人格状态。老子说道的第三义，就是描述修道者应有的修养工夫。（以后再述）

亦因为有以上的关系，要了解老子所讲的“**道体**”，最好对此两义，有若干的了解，学者才能有若干的直觉，与老子的直觉相印证后，了解才有可能。

此即是：先工夫，具心境及人格状态，用直觉，识“**道体**”，再与老子相印证。

见道要点

工夫与境界，二者是相依的。

人不能虚静，是因为眼前看到世界，万事万物，不断出现。若一一观其归根，则万事万物，都在原点上，那么分别引生的感觉、观念、概念，也一一消逝。观一切万事万物，回到原点，就能致虚极，守静笃。每一事物，都是一出现，就观其回到原点，所以便有一事物的感觉、观念、概念逝去。世界的广大，所有事物都因回到原点而思觉消逝，回到本来很深远的地方，亦是返回根源的起点处，因此老子言“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”。这亦是“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搏（触摸）之不得”，而形容此本来的道体，只能是“有物混成”。

人在此中的难处，唐先生言，就是人的心习：“舍近求远，舍易求难”。

- 见道之误区（一）：有人或问，常人在醉酒当中，万事俱忘，对眼前事也无思无觉，那是否即如老子般能见道？
- 见道之误区（二）：有人再问，当人在清醒当中，但在夜雾迷茫，万物皆隐，没有眼前事可见，这亦是否如老子般能见道？

这两情况，并不能见道。因它们：本来无见，而非由有见而无见。

所谓见道，

1. 最初先真实见到万事万物之所有相。

- ◆ 此即，人要清明在躬，所见所闻，历历分明，如晴日当空，见森罗万象的世界。

2. 然后有“致虚守静”之工夫，观一一事物的归根复命，以见事物之无相。

- ◆ 此即，人能深观万事万物，回到“有物混成”的道体，便有如昏如昧的心境，这就以“无”涵盖于万物之“有”之上。

3. 最后见万事万物回到这个本源道体，是一“有物混成”的道体，以见道体之无相。

- ◆ 此即，道体能生万物的所有相，但这“有物混成”的道体本身，是没有如事物般，有固定的相。此即是无相，所以连形容它的名也找不到。所谓“名可名，非常名”。

从“终以原始”看世界，唐先生言是东方思想中之大慧，在这里，儒佛道之《承言》